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東漢會要卷九至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鄒奕孝

謄錄監生臣張復

東漢會要卷九

宋 徐天麟 撰

輿服上 附符璽

玉路

天子五路以玉為飾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九仞曳地日月升龍象天明也 本志下同

乘輿

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漢承秦制御為乗輿所謂孔子乗殷之路者也

金根　安車　立車

乗輿按此乗輿二字葢言天子也金根安車立車輪皆朱班重牙貳轂兩轄金薄繆龍為輿倚較文虎伏軾龍首銜軛左右吉陽筩鸞雀立衡樻文畫輈羽葢華蚤建大旂十二斿畫日月升龍駕六馬象鑣鏤錫金鍐方釳插翟尾朱兼樊纓赤罽易茸金就十有二左纛以犛牛尾為之在左

騑馬軛上大如斗是為德車五時車安立亦皆如之各如方色馬亦如之白馬者朱其髦尾為朱鬣云所御駕六餘皆駕四後從為副車

耕車

耕車其飾皆如之有三蓋一曰芝車置轓耒耜之箙上親耕所乘也

戎車

戎車其飾皆如之蕃以矛麾金鼓羽析幢翳轓胄甲弩

之箙

獵車

獵車其飾皆如之重輞縵輪繆龍繞之一曰闟豬車親校獵乘之

軿車

太皇太后皇太后法駕皆御金根加交路帳裳非法駕則乘紫罽軿車雲櫎文畫輈黃金塗五末蓋蚤左右騑駕三

長公主赤罽軿車

大貴人貴人公主王妃封君油畫𩧫車大貴人加節畫�皆右騑而已

青葢車

皇太子皇子皆安車朱班輪青葢金華蚤黑櫎文畫轓文輈金塗五末皇子為王錫以乘之故曰王青葢車

緑車

皇孫緑車以從皆左右騑駕三

皂蓋車

公列侯安車朱班輪倚鹿較伏熊軾皂繒蓋黑轓右騑中二千石二千石皆皂蓋朱兩轓其千石六百石朱左轓轓長六尺下屈廣八寸上業廣尺二寸九文十二初後謙一寸若月初生示不敢自滿也景帝中元五年始詔六百石以上施車轓得銅五末軛有吉陽筩中二千石以上右騑三百石以上皂布蓋千石以上皂繒覆蓋二百石以下白布蓋皆有四維杠衣賈人不得乗馮車除

吏赤畫杠其餘皆青云案郭賀傳舊典傳車驂駕乘赤帷裳惟賀為冀州勑去襜帷謝承書曰孔恂字巨御新淦人州别駕從事車前舊有屏星如刺史車曲翳儀式時刺史行部發去日晏刺史怒欲去别駕車屏星恂議曰明使君傳車自發晚而欲徹去屏星毀國舊儀此不可行别駕可去屏星不可省即投傳去刺史追辭謝請不肯還于是遂不去屏星說文曰車當謂之屏星

夫人安車

公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會朝若蠶各乘其夫之安車右騑加交路帷裳皆皂非公會不得乘朝車得乘漆布輜軿車銅五末

大駕　法駕　小駕

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御大将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西都行祠天郊甘泉備之官有其注名曰甘泉鹵簿東都唯大行乃大駕大駕太僕校駕法駕黄門令校駕乘輿法駕公卿不在鹵簿中河南尹執金吾雒陽令奉引奉車郎御侍中參乘屬車四十六乘前驅有九斿雲罕鳳凰闟戟皮軒鸞旗皆大夫載鸞旗者編羽旄列繫幢旁民或謂之雞翹非也後有金鉦黄鉞

黄門鼓車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半之屬車皆皂蓋赤裏朱轓戈矛弩箙尚書御史所載最後一車垂豹尾豹尾以前比省中行祠天郊以法駕祠地明堂省什三祠宗廟尤省謂之小駕每出太僕奉駕上鹵簿中常侍小黄門副尚書主者郎令史副侍御史蘭臺令史副皆執注以督整車騎謂之護駕春秋上陵尤省于小駕直事尚書一人從其餘令以下皆先行後罷

輕車

輕車古之戰車也洞朱輪輿不巾不葢建矛戟幢麾𨏥輒弩箙藏在武庫大駕法駕出射聲校尉司馬吏士載以次屬車在鹵簿中諸車有矛戟其飾幡斿旗幟皆五采制度從周禮吳孫兵法云有巾有葢謂之武剛車武剛車者為先驅又為屬車為後殿焉

大使車

大使車立乘駕駟赤帷持節者重導從賊曹車斧車督

車功曹車皆兩大車伍百璅弩十二人辟車四人從車四乘無節單導從減半

小使車

小使車不立乘有騑赤屏泥油重絳帷導無斧車近小使車蘭輿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此謂追捕考案有所勑取者之所乘也諸使車皆朱班輪四輻赤衡軛其送葬白堊已下洒車而後還公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郊廟明堂祠陵法出皆大車立乘駕駟他出乘安車

戴車

大行戴車其飾如金根車加施組連璧交絡四角金龍首銜璧垂五采析羽流蘇前後雲氣畫帷裳檁文畫曲幡長縣車等太僕御駕六布施馬布施馬者淳白駱馬也以黑犛灼其身為虎文既下馬斥賣車藏城北祕宮皆不得入城門當用太僕考工乃內飾治禮吉凶不相干也

導從卒

公卿以下至縣三百石長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督盜賊功曹皆帶劒三車從導主簿主記兩車為從縣令以上加導斧車公乘安車則前後并馬立乘長安雒陽令及王國都縣加前後兵車亭長設右騑駕兩璅弩車前伍伯公八人中二千石二千石六百石皆四人自四百石以下至二百石皆二人黄綬武官伍伯文官辟車鈴下侍閤門蘭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品多少隨所典領驛馬三十里一置卒皆赤幘絳韝云古者軍出師旅皆

從秦省其卒取其師旅之名馬公以下至二千石騎吏四人千石以下至三百石縣長二人皆帶劍持棨戟為前列揵弓韣九鞬諸侯王法駕官屬傅相以下皆備鹵簿似京都官騎張弓帶鞬遮迾出入稱課促列侯家丞庶子導從若會耕祠主縣假給辟車鮮明卒備其威儀導從事畢皆罷所假

車馬飾

諸車之文乘輿倚龍伏虎櫎文畫輈龍首鸞衡重牙班

輪升龍飛軨皇太子諸侯王倚虎伏鹿樻文畫輈轓吉
陽筩朱班輪鹿文飛軨旂旗九斿降龍公列侯倚鹿伏
熊黑幡朱班輪鹿文飛軨九斿降龍卿朱兩輪五斿降
龍二千石以下各從科品諸轓車以上軶皆有吉陽筩
諸馬之文棊秉輿金鍐方釳插翟象鑣龍畫總沬升龍
赤扇汗青兩翅燕尾駙馬左右赤珥流蘇飛鳥節赤膺
秉皇太子亦如之王公列侯鏤錫乂髦朱鑣朱鹿朱文
絳扇汗青翅燕尾卿以下有騑者緹扇汗青翅尾當盧

乂髦上下皆通中二千石以上及使者乃有騑駕云

警蹕

警蹕魯恭傳注云天子入警出蹕

王者至尊出入常有警蹕而行靜室而止楊秉傳

璽

建武三年閏月丙午赤眉君臣面縛奉高皇帝璽綬二月己未祠高廟受傳國璽本紀

蔡邕獨斷曰皇帝六璽皆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

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天子信璽皆以武都紫泥封之傳國璽是秦始皇初定天下所刻其玉出藍田山丞相李斯書之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高祖至霸上秦王子嬰獻之至王莽簒位就元后求璽不與以威逼之乃出璽投地璽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李松持璽詣宛上更始更始敗璽入赤眉劉盆子既敗以奉光武見本紀注又徐廣曰傳國璽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壽昌

漢舊儀曰璽皆白玉螭虎紐凡六璽皇帝行璽凡封之璽賜諸侯王書信璽發兵召大臣天子行璽策拜外國事天地鬼神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裏兩端無縫尺一板中約署皇帝帶綬黄地六采不佩璽璽以金銀縢組侍中組負以從秦以前民皆佩綬金玉銀銅犀象為方寸璽各服所好志注

尚符璽郎中四人在中主璽及虎符竹符之半者百官志注

熹平六年八月戊辰袁紹等誅宦官引兵入宫張讓段

珪等急迫劫少帝及陳留王至小平津六璽不自隨辛
未帝還宫是日得六璽失傳國璽袁紀
袁術死軍破徐璆得其盜國璽及還許上之
衛宏曰秦以前以金玉銀為方寸璽秦以來天子獨
稱璽又以玉羣下莫得用其玉出藍田山題是李斯
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號曰傳國璽漢高祖
定三秦子嬰獻之高祖即位乃佩之王莽簒位就元
后求璽后乃出以投地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時仍帶

璽紱杜吴殺莽不知取璽公賓就斬莽首并取璽更始將李松送上更始赤眉至高陵更始奉璽上赤眉建武三年盆子奉以上光武孫堅從桂陽入雒討董卓軍于城南見井中有五色光軍人莫敢汲堅乃浚得璽袁術有僭盗意乃拘堅妻求之術得璽舉以向肘魏武謂之曰我在不聽汝乃至此時璆得而獻之

徐璆傳注

魏受禪遣使求璽綬獻穆曹皇后不與如此數輩后乃

呼使者入親數責之以璽抵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左右莫能仰視后紀

皇后璽綬伏后紀注引蔡邕獨斷曰皇后赤綬玉璽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甍皆令贈印璽禮儀志

建武二十六年賜南匈奴黄金璽盭綬緺南匈奴傳

百官印

建武元年復設諸侯王金璽綟綬公侯金印紫綬九卿執金吾河南尹秩皆中二千石大長秋將作大匠度遼

諸將軍郡太守國傅相皆秩二千石校尉中郎將諸郡都尉諸國行相中尉内史中護軍司直秩皆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中外官尚書令御史中丞治書侍御史公將軍長史中二千石丞正平諸司馬中宫王家僕雒陽令秩皆千石尚書中謁者黄門冗從四僕射諸郡監中外諸都官令都侯司農部丞郡國長史丞候司馬千人秩皆六百石家令侍僕秩皆六百石雒陽市長秩四百石主家長秩皆四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諸曹長楫

櫂丞秩三百石諸秩千石者其丞尉皆秩四百石秩六百石者丞尉秩三百石四百石者其丞尉秩二百石縣國丞尉亦如之縣國三百石長丞尉亦二百石明堂靈臺丞諸陵校長秩二百石丞尉校長以上皆銅印黄綬縣國守宫令相或千石或六百石長相或四百石或三百石長相皆以銅印黄綬而有秩者侍中中常侍光禄大夫秩皆二千石太中大夫秩皆比二千石尚書諫議大夫侍御史博士皆六百石議郎中謁者秩皆比六百

石小黄門侍郎中黄門秩皆比四百石郎中秩皆比三百石太子舍人秩二百石興服志注

建武中馬援上書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伏字犬外嚮成臯令印字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為信也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東觀記見馬援傳注

節

符節令為符節臺率主符節事凡遣使掌授節百官志

中平六年始復節上赤葆百官志注

臣天麟按漢初節旄純赤武帝以衛太子持赤節乃更節加黄旄東都因之中平六年董卓議廢立袁紹掛節於上東門而去卓以紹棄節乃改第一旒為赤旄也

符

符節令見上

尚符璽郎中掌璽及虎竹符之半者百官志注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顔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

建武之初禁網尚濶但以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杜詩上疏曰舊制發兵皆以虎符其餘調發竹使而已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以詔令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以為軍旅尚興賊虜未殄調兵郡國宜立虎符以絶姦端書奏從之杜詩傳

棨

凡居宫中者皆有口籍於門之所屬宫名兩字為鐵印文符案省符乃内之若外人以事當入本宫長史為封棨傳其有官位出入令御者言其官百官志

世祖名見杜詩賜以棨戟漢制假棨戟以代斧鉞古今注曰棨戟前驅之器名以木為之後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

漢制棨戟即為斧鉞郭躬傳

靈帝時竇武欲誅宦官曹節聞之驚起白帝請出御德

陽殿取棨信閉諸禁門竇武傳注云棨有衣戟也漢官儀曰凡居中宫皆施籍於掖門案姓名當入者本宫為封啟傳審印信然後受

建武二十六年賜匈奴棨戟匈奴傳

關符

郭丹從師長安買符入函谷關慨然歎曰丹不乗使者車終不出關符即繻也前書音義曰舊制入關皆用傳傳煩因裂繻帛分持後復出合之以為符非真符也

東漢會要卷九

東漢會要卷十

宋　徐天麟　撰

輿服下

總叙冠服

秦以戰國即天子位滅去禮學郊祀之服皆以袀玄漢承秦故至世祖踐阼都于土中始修三雍正兆七郊顯宗遂就大業初服旒冕衣裳文章赤舄絇屨以祀天地

養三老五更於三雍于時致治平矣天子三公九卿特進侯侍祠侯祀天地明堂皆冠旒冕衣服玄上纁下乘輿備文日月星辰十二章三公諸侯用山龍九章九卿以下用華蟲七章皆備五彩大佩赤舄履絇以承大祭百官執事者冠長冠皆祗服五嶽四瀆山川宗廟社稷諸沾秩祠皆袀玄長冠五郊各如方色云百官不執事各服常冠袀玄以從志

袁宏曰自三代服章皆有典禮周衰而其制漸微至戰

國時各為靡麗之服秦有天下收而用之上以供至尊下以賜百官而先王服章於是殘毁矣漢初文學既缺時亦草創輿服旗幟一承秦制故雖少改所用尚多至是天子依周官禮記制度冠冕衣裳珮玉乘輿擬古式矣袁紀

冕冠

冕冠垂旒前後邃延玉藻孝明皇帝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尚書臯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

以下從大小夏侯氏說冕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裏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係白玉珠爲十二旒以其綬采色爲組纓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爲珠卿大夫五旒黒玉爲珠皆有前無後各以其綬采色爲組纓旁垂黈纊郊天地祀明堂則冠之衣裳玉佩備章采乘輿刺史公侯九卿以下皆織成陳留襄邑獻之云志

長冠

長冠一曰齋冠高七寸廣三寸促漆纚爲之制如板以

竹為裏初高祖微時以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楚冠制也民謂之鵲尾冠非也祀宗廟諸祀則冠之皆服袀玄絳緣領袖為中衣絳綺絲示其赤心奉神也五郊衣幘綺絲各如其色此冠高祖所造故以為祭服尊敬之至也志

委貌冠　皮弁冠

委貌冠皮弁冠同制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杯前高廣後卑鋭所謂夏之毋追殷之章甫者也委貌以皁絹為

之皮弁以鹿皮為之行大射禮於辟雍公卿諸侯大夫行禮者冠委貌衣玄端素裳執事者冠皮弁衣緇麻衣皁領袖下素裳所謂皮弁素積者也志

爵弁冠

爵弁一名冕廣八寸長尺二寸如爵形前小後大繒其上似爵頭色有收持笄所謂夏收殷冔者也祠天地五郊明堂雲翹舞樂人服之禮曰朱干玉鏚冕而舞大夏此之謂也

通天冠

通天冠高九寸正直頂少邪却乃直下為鐵卷梁前有山展筩為述乘輿所常服服衣深衣制有袍隨時五色袍者或曰周公抱成王宴居故施袍禮記孔子衣逢掖之衣縫掖其袖合而縫大之近今袍者也今下至賤吏小史皆通制袍單衣皁緣領袖中衣為朝服云志

遠遊冠

遠遊冠制如通天有展筩横之於前無山述諸王所服

也志

高山冠

高山冠一曰側注制如通天不邪却直豎無山述展筩中外官謁者僕射所服太傅胡廣說曰高山冠蓋齊王冠也秦滅齊以其君冠賜近臣謁者服之志

進賢冠

進賢冠古緇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前高七寸後高三寸長八寸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

士以下至小史私學弟子皆一梁宗室劉氏亦兩梁冠示加服也志

法冠

法冠一曰柱後高五寸以纚為展筩鐵柱卷執法者服之侍御史廷尉正監平也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能別曲直楚王常獲之故以為冠胡廣說曰春秋左氏傳有南冠而縶者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君服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志

武冠

武冠一曰武弁大冠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黄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趙恵文冠胡廣説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為貴職秦滅趙以其君冠賜近臣建武時匈奴内屬世祖賜南單于衣服以中常侍恵文冠中黄門童子佩刀云志

建華冠

建華冠以鐵為柱卷貫大銅珠九枚制似縷鹿記曰知

天者冠述知地者履約春秋左傳曰鄭子臧好鷸冠前圓以為此則是也天地五郊明堂育命舞樂人服之志

方山冠

方山冠似進賢以五采縠為之祠宗廟天子八佾四時五行樂人服之冠衣各如其行方之色而舞焉志

巧士冠

巧士冠高七寸要後相通直豎不常服唯郊天黄門從官四人冠之在鹵簿中次乘輿車前以備宦者四星云志

却非冠

却非冠制似長冠下促宫殿門吏僕射冠之負赤幡青翅燕尾諸僕射幡皆如之志

却敵冠

却敵冠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制似進賢衛士服之志

樊噲冠

樊噲冠漢將樊噲造次所冠以入項羽軍廣九寸高七

寸前後出各四寸制似冕司馬殿門大難衛士服之或曰樊噲常持鐵楯闖項羽有意殺漢王噲裂裳以裹楯冠之入軍門立漢王旁視項羽

術氏冠

術氏冠前圓吳制差池邐迆四重趙靈王好服之今不施用官有其圖注

鶡冠 纓緌

諸冠皆有纓緌執事及武吏皆縮纓垂五寸武冠俗謂

之大冠環纓無緌以青糸為緄加雙鶡尾豎左右為鶡冠云五官左右虎賁羽林五中郎將羽林左右監皆冠鶡冠紗縠單衣虎賁將虎文絝白虎文劍佩刀虎賁武騎皆鶡冠虎文單衣襄邑歲獻織成虎文云鶡者勇雄也其鬬對一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事秦施之焉志

幘

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頍所以安物故詩曰有頍者弁此之謂也三代之世法制滋彰下至戰國文武

並用秦雄諸侯乃加其武將首飾為絳袙以表貴賤其後稍稍作顔題漢興續其顔却摞之施巾連題却覆之今喪幘是其制也名之曰幘幘者賾也頭首嚴賾也至孝文乃高顔題續之為耳崇其巾為屋合後施收上下羣臣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武者短耳稱其冠也尚書幘收方三寸名曰納言示以忠正顯近職也迎氣五郊各如其色從章服也皁衣羣吏春服青幘立夏乃止助微順氣尊其方也武吏常赤幘成其威也未冠童子幘

無屋者示未成人也入學小童幘也句卷屋者示尚幼少未遠冐也喪幘却摞反本禮也升數如冠與冠偕也期喪起耳有收素幘亦如之禮輕重有制變除從漸文也志

佩玉

古者君臣佩玉尊卑有度上有韍貴賤有殊佩所以章德服之衷也韍所以執事禮之共也故禮有其度威儀之制三代同之五霸迭興戰兵不息佩非戰器韍非兵

旗於是解去紱佩留其係璲以爲章表故詩曰鞙鞙佩璲此之謂也紱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於璲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用而弗改故加之以雙印佩刀之飾至孝明皇帝乃爲大佩衝牙雙瑀璜皆以白玉乘輿落以白珠公卿諸侯以采絲其視冕旒爲祭服云志

佩刀

佩刀乘輿黄金通身貂錯半鮫魚鱗金漆錯雌黄室五

色罽隱室華諸侯王黄金錯環挾半鮫黒室公卿百官皆純黒不半鮫小黄門雌黄室中黄門朱室童子皆虎爪文虎賁黄室虎文其將白虎文皆以白珠鮫為鏢口之飾乘輿者加翡翠山紆嬰其側志

佩印

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乘輿諸侯王公列侯以白玉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皆以黒犀三百石以至私學弟子皆以象牙上合絲乘輿以縢貫白珠赤罽蕤諸侯

王以下以綪赤絲蕤滕綪各如其印質刻書文曰正月剛卯既決靈殳四方赤青白黄四色是當帝令祝融以教夔龍庶疫剛癉莫我敢當疾日嚴卯帝令夔化慎爾周伏化兹靈殳既正既直既觚既方庶疫剛癉莫我敢當凡六十六字前書注云以正月卯日作

黄赤綬

乗輿黄赤綬四采黄赤紺縹淳黄圭長丈九尺九寸五百首志

太皇太后皇太后其綬皆與乗輿同皇后亦如之

赤綬

諸侯王赤綬四采赤黄縹紺淳赤圭長二丈一尺三百首志下同

長公主天子貴人與諸侯王同綬者加特也

緑綬

諸國貴人相國皆緑綬三采緑紫紺淳緑圭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志

紫綬

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丈七尺百八十首

公主封君服紫綬 志

青綬

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淳青圭長七尺百二十首自青綬以上縌皆長三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縌者古佩璲也佩綬相迎受故曰縌紫綬以上縌綬之間得施玉環鐍云 志

黒綬

千石六百石黒綬三采青赤紺淳青圭長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三百石長同志

黄綬

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黄綬淳黄圭一采長丈五尺六十首自黒綬以下縌綬皆長三尺與綬同采而首半之志

青紺綸

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長丈二尺凡先合單紡為

一系四系為一扶五扶為一首五首為一文文采淳為一圭首多者系細少者系麤皆廣尺六寸志

后夫人服

太皇太后皇太后入廟服紺上皁下蠶青上縹下皆深衣制隱領袖緣以絛翦氂蔮簪珥耳璫垂珠簪以瑇瑁為擿長一尺端為華勝上為鳳凰爵以翡翠為毛羽下有白珠垂黃金鑷左右一橫簪之以安蔮結諸簪珥皆同制其擿有等級焉志下同

皇后謁廟服紺上皁下蠶青上縹下皆深衣制隱領袖緣以絛假結步揺簪珥步揺以黄金為山題貫白珠為桂枝相繆一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南山豐大特六獸詩所謂副笄六珈者諸爵獸皆翡翠為毛羽金題白珠璫繞以翡翠為華云

貴人助蠶服純縹上下深衣制大手結墨瑇瑁又加簪珥

長公主見會衣服加步揺公主大手結皆有簪珥衣服

同制

自公主封君以上皆帶綬以采組為緄帶各如其綬色黃金辟邪首為帶鐍飾以白珠

公卿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夫人紺繒幗黃金龍首銜白珠魚須擿長一尺為簪珥入廟佐祭者皁絹上下助蠶者縹絹上下皆深衣制緣自二千石夫人以上至皇后皆以蠶衣為朝服公主貴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錦綺羅縠繒采十二色重緣袍特進列侯以上錦繒采十二

色六百石以上重練采九色禁丹紫紺三百石以五色采青絳黄緑紅二百石以上四采上青黄紅紺賈人緗縹而已公列侯以下皆單縁襈制文繡為祭服自皇后以下皆不得服諸古麗圭襂閨縁加上之服建武永平禁絶之建初永元又復中重於是世莫能有制其裁者乃遂絶矣

車服雜録

光武行司隷校尉時更始諸將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

于繡鬛莫不笑之及見司隷僚屬皆歡喜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紀

凡冠衣諸服旒冕長冠委貌皮弁爵弁建華方山巧士衣裳文繡赤舄服約履大佩皆為祭服其餘悉為常用朝服唯長冠諸王國謁者以為常朝服云宗廟以下祠祀皆冠長冠皁繒袍單衣絳緣領袖中衣絳絝絑五郊各從其色焉

安帝立皇太子太子謁高祖廟世祖廟門大夫從冠兩

梁進賢洗馬冠高山罷廟侍御史任方奏請非乘從時皆冠一梁不宜以為常服事下有司尚書陳忠奏門大夫職如諫大夫洗馬職如謁者故皆服其服先帝之舊也方言可寢奏可謁者古者一名洗馬並本志

及將祀天郊報地功乃整法服正冕帶珩紞紘綖玉笄綦會火龍黼黻藻綷鞶厲結飛雲之袷輅植翠羽之高蓋建辰旒之太常紛飂悠以容裔六玄虬之奕奕齊騰驤而沛艾龍輈華轙金鍐亡犯反鏤錫方釳左纛鉤膺玉

瓌襄鑾聲噦噦和鈴鉠鉠重輪貳轄疏轂飛軨羽蓋葳蕤葩瑵曲莖順時服而設副咸龍旂而繁纓立戈迆戛農輿輅木屬車九九乘軒竝轂𨊠伏弩重旃朱旄青屋奉引既畢先輅乃發鑾旗皮軒通帛綪斾雲罕九斿闟戟轇轕髴珥髦被繡虎夫戴鶡駙承華之蒲梢馬名飛流蘇之騷殺總輕武於後陳奏嚴鼓之嘈囋才達反戎士介而揚揮載金鉦而建黃鉞東京賦

安帝永初四年以并涼饑饉正旦朝會不陳充庭車紀

郭賀為荆州刺史顯宗賜以三公服勑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見其容服以章有德 蔡茂傳

靈帝時賈琮拜兾州刺史舊典傳車駿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 賈琮傳

光武賜東海王彊虎賁旄頭 紀

馬援從弟子游願乘下澤車 傳

安帝賜馮石駁犀具劒佩刀紫艾綬玉玦各一 紀下同

祭遵薨贈以朱輪容車介士

蔡邕對董卓曰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爪畫兩轓遠近以為非宜卓於是改乘皁蓋車蔡邕傳

梁冀改易輿服之制作平軿車埤幘狹冠折上巾擁身扇狐尾單衣傳

銀艾張奐前後十要銀艾注云銀印綠綬也以艾草染之故曰艾也

臣天麟按上天下澤而尊卑之分以明觀象審數而輿服之儀以備古先聖王所以制為車蓋旂常之文

冕弁采章之飾者豈徒以備一代之制彰斧藻之美而已所以明尊卑辨等列使之不得以相踰者也故五車之制一定則乘墨棧者不得擬於篆縵五冕之制一立則服希玄者不得僭於鷩毳所以檢扼人心維持名分者蓋於此乎寓焉三代既衰六籍焚蕩秦人徒知尊君卑臣而不知有禮制是以古人輿服制度浸以弗存西京禮文本與秦儀雜就而車服之制因陋就簡是以班史無傳焉東京自顯宗致意於明

堂辟雍靈臺之事而輅車袞冕其制始備故范蔚宗序次本紀載永平二年宗祀明堂帝及公卿列侯始服冠冕衣裳玉佩絇屨以行事其序儒林傳曰光武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盛清道之儀蓋自周衰歷數百年之後東京之制始彷彿乎三代之舊史氏嚴而志之蓋亦幸其能復古矣然其閒名物度數或仍秦漢之舊而未能盡加釐正君子亦不能無遺憾也

東漢會要卷十

東漢會要卷十一

宋　徐天麟　撰

文學上

帝學

光武天鳳中之長安受尚書略通大義自隴蜀平後未嘗復言軍旅每旦視朝日昃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

明而失黄老養性之福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紀
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雲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
遑啟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孝明皇帝兼天地
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幾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
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
闕里之化矍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名儒以充禮官
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宫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
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

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讌會則論難衎衎共求政化詳覽羣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胄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来入就學八方肅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樊準傳

顯宗十歲能通春秋及立為皇太子選求明經乃擢桓榮弟子何湯將以尚書授太子世祖從容問湯本師為

誰對曰沛國桓榮帝即召榮令説尚書使授太子每朝會輙令榮於公卿前敷奏經書拜太子少傅榮以太子經學成畢上疏曰太子以聰睿之姿通明經義覽觀古今儲君副主莫能精專博學若此者也臣師道已盡皆在太子謹使掾臣汜再拜歸道太子報曰莊以童蒙學道九載而典訓不明無所曉識况以不才敢承誨命顯宗即位尊以師禮桓榮傳

中元元年初建三雍顯宗即位親行其禮饗射禮畢帝

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者蓋億萬計儒林傳序

肅宗即位下詔曰孝明皇帝博貫六藝不舍晝夜紀

顯宗以桓郁先師子甚見親厚常居禁中論經書自制五家要說章句令郁校定於宣明殿桓郁傳

章帝之為太子也受尚書於汝南張酺元和二年幸東郡引酺及門生并郡縣掾史並會庭中帝先備弟子之儀使酺講尚書一篇然後修君臣之禮張酺傳

肅宗隆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賈逵入講北宫白虎觀南宫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條奏之賈逵傳

和帝即位冨於春秋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欲令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曰禮記曰天下之命懸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不勤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褓周公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維之是以慮

無遺計舉無過事孝昭皇帝八歲即位大臣輔政亦選名儒韋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平成聖德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臣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為帝師子郁結髮敦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之表善為詩經先帝所褒宜令郁方並入教授以崇本朝光示大化由是郁遷長樂少

府復入侍講桓郁傳

永元十三年正月帝幸東觀覽書林閲篇籍選術蓺之士以充其官紀

順帝即位桓焉授經禁中

趙典侍講禁内

桓帝初桓彬為議郎入侍講禁中

張酺子蕃以郎侍講

楊秉為任城相以明尚書召入侍講

楊賜劉寛侍講華光殿中並本傳

初桓帝為蠡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黨錮傳

靈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蔡邕傳

獻帝頗好文學荀悅與彧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荀悅傳

馬嚴勸學省中本傳

太學

建武五年十月營起太學車駕幸太學賜博士弟子各

有差紀洛陽記曰太學在洛陽城南開陽門外去宫八里講堂長十丈廣三丈堂前石經四部

七年朱浮以國學既興宜廣博士之選乃上書曰夫太學者禮義之官教化所興也陛下尊敬先聖垂意古典宫室未飾干戈未休而先建太學造立横舍比日車駕親臨觀饗將以弘時雍之化顯勉進之功也尋博士之官為天下宗師使孔聖之言傳而不絕舊事策試博士必廣求詳選爰自畿夏延及四方是以博舉明經唯賢是登學者精勵遠近同慕伏聞詔書更試五人唯取見

在洛陽城者臣恐自今以往將有所失求之密邇容或
未盡而四方之學無所勸樂凡策試之本貴得其眞非
有期會不及遠方也又諸所召試皆私自發遣非有傷
費煩擾於事也語曰中國失禮求之於野臣浮幸得與
講圖讖故敢越職帝然之朱浮傳
十九年車駕幸太學會諸博士論難於前桓榮被服儒
衣温恭有蘊藉辯明經義每以禮遜相厭不以辭長勝
人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吹擊磬盡日乃

罷桓榮傳

和帝永元十二年三月壬子賜博士員弟子在太學者布人三匹紀

十四年司空徐防上疏以為漢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勸勉學者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上從之徐防傳

延光三年幸太學紀

順帝永建六年將作大匠翟酺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光武初興愍其荒廢起太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横巷為海內所集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毁太學太尉趙熹以為太學辟雍皆宜兼存故並傳至今而頃者頽廢至為園採芻牧之處宜更修繕誘進後學帝從之九月繕起太學更開拓房室學者為酺立碑

銘於學云翟酺傳

陽嘉元年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增甲乙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九十人補郎舍人左雄又奏召海内名儒為博士使公卿子弟為諸生有志操者加其俸祿及汝南謝廉河南趙建年始十二名能通經雄並奏拜童子郎於是負書來學雲集京師左雄傳

桓帝延熹五年太學西門自壞襄楷上疏曰太學天子教化之宫其門無故自壞者言文德將喪教化廢也襄楷

傳

靈帝熹平五年試太學生年六十以上百餘人除郎中太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國文學吏紀

光和五年十二月幸太學紀

獻帝初平四年十月太學行禮車駕幸永福城門臨觀其儀賜博士以下各有差紀

昔王莽更始之際天下散亂禮樂分崩典文殘落及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採求闕文補

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懐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顔凡十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建武五年乃修起太學稽式古典籩豆干戚之容備之於列服方領習矩步者委它其中中元元年初建三雍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駕

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搢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葢億萬計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别立學校搜選高能以授其業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匈奴亦遣子入學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建初中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為通義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

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逸遺博存衆家孝和亦數幸東觀覽閲書林及鄧后稱制學者頗懈時樊準徐防並陳勸學之宜又言儒職多非其人於是制詔公卿妙簡其選三署郎能通經術者皆得察舉自安帝覽政薄於藝文博士倚席不講朋徒相視怠散學舍穨敝鞠為園蔬牧兒蕘豎至於薪刈其下順帝感翟酺之言乃更修黌宇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試明經下第補

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郡國耆儒皆補郎舍人本初元年梁太后詔曰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輒於鄉射月一饗會之以此為常自是遊學增盛至三萬餘生然章句漸疎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黨人既誅其髙名善士多坐流廢後遂至忿爭更相言告亦有私行金貨定蘭臺桼書經字以合其私文熹平四年靈帝乃詔諸儒正定五經刊於石碑為古文篆隷三體書法以相參檢立之學門使天下咸取

則焉儒林序

宫邸學

明帝永平九年為四姓小侯開立學校置五經師本紀四姓謂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以非列侯故曰小侯

安帝元初六年鄧太后詔和帝弟濟北河間王子男女年五歲以上四十餘人又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為開邸第教學經書躬自監試尚幼者使置師保朝夕入宫撫循詔導恩愛甚渥乃詔從兄河南尹豹越騎校

尉康等曰吾所以引納羣子置之學官實以方今承百王之敝時俗淺薄巧偽滋生五經衰缺不有化導將遂陵遲故欲褒崇聖道以匡失俗傳不云乎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今末世貴戚食禄之家温衣美食乘堅驅良而面墻術學不識臧否斯故禍敗所從來也永平中四姓小侯皆令入學所以矯俗厲薄反之忠孝先公既以武功書之竹帛兼以文德教化子孫故能束修不觸羅網誠令兒曹上述祖考休烈下念詔書本意則足

矣其勉之哉后紀

鴻都門學

初靈帝好學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為文賦者本頗以經術相招後諸為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埶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喜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蔡邕上封事言古者取士必使諸侯歲貢孝武之世郡舉孝廉又有賢良文學之選於是名臣

輩出文武並興漢之得人數路而已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康國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經術聽政餘日觀省篇章聊以游意當代博奕非以教化取士之本而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或竊成文虛冒名氏臣每受詔於盛化門差次録第其未及者亦復隨輩皆見拜擢既加之恩難復收改但守奉禄於義已弘不可復使理人及仕州郡昔孝宣會諸儒於石渠章帝集學士於

白虎通經釋義其事優大文武之道所宜從之若乃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光和元年遂置鴻都門學畫孔子七十二弟子像其諸生皆勑州郡三公舉用辟召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耻以為列焉後又詔中尚方為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像立贊以勸學者尚書陽球奏曰臣聞傳曰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筲小人

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辨心假手請字妖偽百品莫不被蒙殊恩蟬蛻滓濁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嘆臣聞圖象之設以昭勸戒欲令人君動鑒得失未聞豎子小人詐作文頌而可妄竊天官垂象圖素者也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書奏不省蔡邕陽球傳

郡國學

四海之内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爼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班固東都賦

建武六年李忠為丹陽太守忠以丹陽越俗不好學乃為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郡中向慕之李忠傳

明帝永平十年幸南陽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篪和之以娛嘉賓紀

宋均調辰陽長為立學校本傳

寇恂為汝南太守修鄉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本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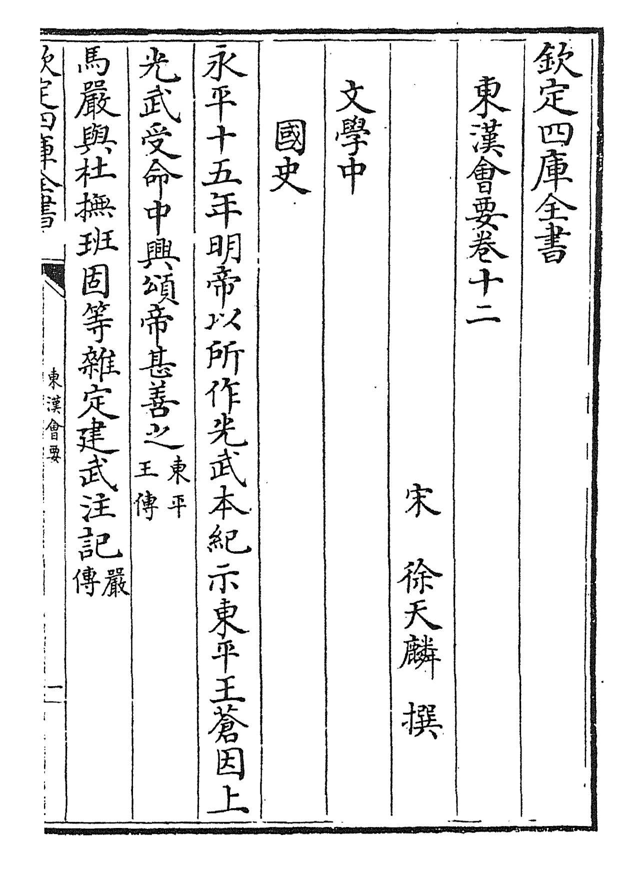
衛颯為桂陽太守下車修庠序之教本傳

任延為武威太守造立教官自掾吏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本傳

秦彭為山陽太守崇好儒雅修明庠序每春秋饗射輒修升降揖遜之儀本傳

鮑德為南陽太守時郡學久廢德乃修起横舍備俎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饗國老宴會諸儒百姓觀者莫不勸服鮑昱傳

東漢會要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東漢會要卷十二

宋 徐天麟 撰

文學中

國史

永平十五年明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東平王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東平王傳

馬嚴與杜撫班固等雜定建武注記嚴傳

明德馬皇后自撰顯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參醫藥事曰吾不欲令後世聞先帝數親後宫之家故不著也后紀

武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録後好事者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班彪乃繼採前史傍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彪卒子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作國史者有詔收固繫獄固弟超詣闕上書具言固所著述意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與睢陽令陳宗長

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帝乃復令終成前書綜其行事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餘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無不諷誦焉班固傳

曹世叔妻名昭班彪女也博學高才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後又詔馬融兄續繼昭成之列女傳

永初中謁者僕射劉珍校書郎劉騊駼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上言請張衡參論其事會並卒而衡常歎息欲終成之及為侍中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又條上司馬遷班固所叙與典籍不合者十餘事又以為王莽本傳但應載篡事而已至於編年月紀災祥宜為元后本紀又更始居位人無異望光武初為其將然後即真宜以更始之號建於光武之初書數上竟不聽及後之著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

之張衡傳

楊終受詔删太史公書為十餘萬言本傳

元初五年平望侯劉毅以鄧太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

記上書安帝曰皇太后正位内朝化流四海漢之舊典

世有記注宜令史官著長樂宫注聖德頌以敷宣景耀

帝從之后紀

安帝時李尤受詔與劉珍等俱撰漢記李尤傳

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劉騊駼作建武以來名臣傳

劉珍傳

應奉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奉又刪史記漢書及漢記三百六十餘年自漢興至其時凡十七卷名曰漢事本傳

桓帝元嘉中詔伏無忌與黄景崔寔等共撰漢紀又自采集古今刪著事要曰伏侯注上自黄帝下盡漢質帝為八卷伏湛傳

荀爽集漢成敗事可鑒戒者謂之漢語本傳

蔡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

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分別首目連置章左猶前書十志也律歷意第一禮意第二樂意第三郊祀意第四天文意第五車服意第六帝嘉其才宥還本郡及誅董卓司徒王允收邕付廷尉邕陳辭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

幼主左右既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曰僤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縉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嘆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兖州陳留聞皆畫像而頌焉其撰集漢事未見録以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多不存蔡邕傳

盧植蔡邕楊彪韓説等並在東觀補續漢記盧植傳

獻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乃令荀悅依左氏傳體為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

本傳

景祐元年祕書丞余靖言謹按後漢明帝詔班固陳宗尹敏孟異作世祖本紀及建武時功臣列傳後有劉珍李尤雜作建武以後至永初間紀傳又命伏無忌黄景作諸王王子恩澤侯并單于西羌地理志又邊韶崔寔朱穆曹壽作皇后外戚傳百官表及順帝

功臣傳成一百一十四篇號曰漢紀嘉平中馬日磾蔡邕楊彪盧植續為東觀漢記吳武陵太守謝承作漢書一百三十卷晉散騎常侍薛瑩作後漢記一百卷秦始中祕書丞司馬彪始取衆說首光武至孝獻作續漢書又散騎常侍華嶠删定東觀記為後漢書九十七篇祠部郎謝沈作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祕書監袁山松作一百卷至宋宣城太守范曄益集諸家作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凡百篇十志未成范被誅

至梁世有剡令劉昭者補成之唐章懷太子賢招集當時學者右庶子張太安洗馬劉訥言洛州司户參軍革希玄學士許叔牙成玄一史藏諸周寶寧等同集范曄後漢書注儀鳳初上之詔付祕書省傳之至今

圖書校讎

東觀學者稱為老氏藏室道家蓬萊山竇章傳

藏書閣曹大家傳

蘭臺百官志蘭臺令史掌奏及印工文書

石室李固傳陛下宜開石室陳圖書　秘館賈逵傳

秘書儒林傳序　中書盧植傳

秘書監桓帝置官　東觀郎李尤傳

校書郎馬融傳　校書部班固傳

光武遷還洛陽其經牒秘書載之二千餘兩自此以後參倍於前儒林序

班固永平中為郎與傳毅賈逵同校秘書本傳

賈逵明左氏傳國語為之解詁五十一篇永平中獻之

顯宗重其書寫藏秘館拜為郎與班固並校秘書本傳

建初二年賜東平王蒼秘書列仙圖道術秘方本傳

和帝永元十三年正月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博選術藝之士以充其官紀

鄧太后自入宫掖從曹太家受經書兼天文筭數晝省王政夜則誦讀而患其謬誤懼乖典章乃博選諸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讎校傳記事畢奏御賜葛布各有差又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

讀經傳以教宫人左右習誦朝夕濟濟后紀

安帝永初四年帝以經傳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與校書郎劉騊駼馬融及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脱悮是正文字本紀及蔡倫劉珍傳

太僕鄧康薦竇章入東觀為校書郎竇章傳

順帝永和元年詔伏無忌與議郎黄景校定中書五經諸子百家藝術伏湛傳

靈帝熹平四年蔡邕拜郎中校書東觀以經籍去聖久

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與楊賜馬日磾張紃韓說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學晚儒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蔡邕傳洛陽記曰太學講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二碑毀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盧植上書願得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粮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裁定聖典刊正碑文歲餘拜議郎

與馬日磾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蔡邕盧植傳

吳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子祐諫乃止吳祐傳

杜林嘗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獨寶愛之每遭困阨自以不能濟於衆也猶握抱此經獨歎息曰古文之學將絶於此耶濟南徐巡東海衛宏更受林以前所得一卷古文尚書林曰林危阨西州時常以為此道將絶何意二生復得之耶此道不墜於地矣表紀

董卓遷都關中王允悉收歛蘭臺石室圖書秘緯要者以從既至長安皆分別條上集漢朝舊事所當施用者一皆奏之經籍具存允有力焉王允傳

董卓移都之際吏民擾亂自辟雍東觀蘭臺石室宣明鴻都諸藏典籍文章競共剖散其縑帛圖書大則連為帷蓋小乃制為縢囊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餘乘道路艱遠復棄其半矣後長安之亂一時焚蕩莫不泯盡焉儒林傳

經學

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遊庠序聚横塾者蓋布之於邦域矣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赢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説故揚雄曰今之學者非獨為之華藻之從而繡其鞶帨夫書理無二義歸有宗而碩學

之徒莫之或從故通人鄙其固焉又雄所謂譊譊之學各習其師也且觀成名高第終能遠至者蓋亦寡焉而迂滯若是矣然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閒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啟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彊之臣息其闚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意者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至如張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眄則天業可移猶

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曁乎剝撓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羣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故先師垂典文褒勵學者之功篤矣切矣儒林論

光武中興未及下車先訪儒雅四方學士雲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顏凡十

四博士太常差次總領焉儒林傳

祭遵奏置五經大夫本傳

章帝建初八年詔曰五經剖判去聖逾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絶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紀

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禀異端紛紜互相詭

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世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刪裁繁誣刋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鄭玄論

永元十四年司空徐防以五經久遠聖意難明宜為章句以悟後學上疏曰漢承亂秦經典廢絶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缺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絶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

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說不修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行諍訟議論紛錯互相是非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為非義意說為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臣以為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為上第引文明者為高說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為非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下

公卿皆從防言本傳

五經諸儒

馬融字季長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名重關西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才高博給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

井丹字大春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為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

許慎字叔重少博學經籍時人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慎以五經傳説臧否不同於是撰為五經異義傳于世

蔡玄字叔陵學通五經門徒常千人其著録者萬六千人順帝詔拜議郎講論五經異同甚合帝意

鄭玄字康成少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歴九章筭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西入關因涿郡

盧植事扶風馬融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

盧植字子幹少與鄭玄同事馬融能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並本傳

易家

前書云田何傳易授丁寛丁寛授田王孫王孫授沛人施讎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又東郡京房受易於梁國焦延壽別為京氏學又有東萊費直傳易授琅邪王橫為費氏學本以古字號古文易又沛人高相傳易授子康及蘭陵母將永為高氏學施孟梁丘京氏四家皆立博士費高二家未得立

施氏易　劉昆

孟氏易　來安（子京孫彭）　洼丹　任安　夏恭

梁丘易　范升　楊政　張興

京氏易　戴憑　孫期　魏滿　郎顗　樊英

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而陳元鄭衆皆傳費

氏易其後馬融亦為其傳融授鄭玄玄作易注荀爽又

作易傳自是費氏興而京氏遂衰

尚書家

前書云濟南伏生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

歐陽生授同郡兒寛寛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

孫歐陽高為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

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
建建别為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又魯人孔安國
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為尚書古文學
未得立

歐陽尚書　歐陽歙　牟長　宋登　尹敏　楊震

桓榮　丁鴻　張興

大夏侯尚書　張紃　賈逵　牟融

小夏侯尚書　王良

古文尚書　周防　孔僖　楊倫　杜林

中興北海牟融習大夏侯尚書東海王良習小夏侯尚書沛國桓榮習歐陽尚書榮世習相傳授東京最盛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詩家

前書魯人申公受詩於浮丘伯為作訓詁是為魯詩齊人轅固生亦傳詩是為齊詩燕人韓嬰亦傳詩是為韓

詩三家皆立博士趙人毛萇傳詩是為毛詩未得立

魯詩　高詡　包咸　魏應　陳重

齊詩　伏恭　任末　景鸞

韓詩　薛漢　召馴　楊仁　趙曄　李恂

毛詩　衛宏

中興後鄭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詩箋

禮家

前書魯高堂生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丘蕭奮以授同郡后蒼蒼授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沛人慶普於是德為大戴禮聖為小戴禮普為慶氏禮三家皆立博士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後傳其書未有名家中興已後亦有大小戴博士雖相傳不絶然未有顯於儒林者建武中曹充習慶氏學傳其子褒遂撰漢禮事在褒傳

大戴禮

小戴禮　鄭玄

慶氏禮　曹充　曹褒　董鈞

中興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玄玄作周官注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為鄭氏學玄又注小戴所傳禮記四十九篇通為三禮焉

春秋家

前書齊胡母子都傳公羊春秋授東平嬴公嬴公授東海孟卿孟卿授魯人眭孟眭孟授東海嚴彭祖魯人顔

安樂彭祖為春秋嚴氏學安樂為春秋顔氏學又瑕丘江公傳穀梁春秋三家皆立博士梁太傅賈誼為春秋左氏訓詁授趙人貫公

公羊嚴氏春秋　丁恭　周澤　鍾興　甄宇　樓望

程曾　樊儵　張霸　張楷

公羊顔氏春秋　張玄　李育　何休

穀梁春秋

左氏春秋　鄭興　鄭衆　陳元　賈徽　賈逵

服虔　潁容　謝該　李封　吳祐

建武中鄭興陳元傳春秋左氏學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左氏立博士范升與歆爭之未決陳元上書訟左氏遂以魏郡李封為左氏博士後羣儒蔽固者數廷爭之及封卒光武重違衆議而因不復補（並儒林傳）

東漢會要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東漢會要卷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鄒奕孝

謄録監生臣張復

東漢會要卷十三

宋 徐天麟 撰

文學下

講論經義

建武二年召范升為博士時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費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詔下其議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見於雲臺帝曰范博士可前平說升起對曰左

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所存無因得立遂與韓歆及中大夫許淑等互相辯難日中乃罷升退而奏曰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陛下愍學微缺勞心經蓺情存博聞故異端競進有司請置京氏易博士羣下執事莫能據正京氏既立費氏怨望左氏春秋復以比類亦希置立京費已行次復高氏春秋之家又有騶夾如令左氏費氏得置博士髙氏騶夾五經竒異並復求立各有所執

乖戾分爭從之則失道不從則失人將恐陛下必有厭倦之聽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矣顔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教顔淵可謂善學矣老子曰學道日損損猶約也又曰絶學無憂絶末學也今費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氏雖立輙復見廢疑道不可由疑事不可行詩書之作其來已久孔子尚周流遊觀至于知命自衛反魯乃正雅頌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

設學官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明不專已天下之事所以異者以不一本也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也又曰正其本萬事理五經之本自孔子始謹奏左氏之失凡十四事時難者以太史公多引左氏升又上太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詔以下博士范升傳

時詔公卿大會羣臣皆就席戴憑獨立光武問其意憑對曰博士說經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與諸儒難說憑多所解釋帝善之正旦朝賀百僚畢會帝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詰難義有不通輒奪其席憑遂重坐五十餘席故京師為之語曰講經不窮戴侍中戴憑傳

時議欲立左氏傳博士范升奏以為左氏淺末不宜立陳元聞之乃詣闕上疏曰陛下撥亂反正文武並用深

愍經埶謬雜真偽錯亂每臨朝日輙延羣臣講論聖道知丘明至賢親受孔子而公羊穀梁傳聞於後世故詔立左氏博諮可否示不專已盡之羣下令論者沈溺所習翫守舊文固執虛言傳受之辭以非親見實事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為異家之所覆冐夫至音不合衆聽故伯牙絶絃至寶不同衆好故卞和泣血仲尼聖徳而不容於世況於竹帛餘文其為雷同者所排固其宜也非陛下至明孰能察之臣元竊見博士范升等所議奏

左氏春秋不可立及太史公違戾凡四十五事案升等所言前後相違皆斷截小文媟黷微辭以年數小差掇為巨謬遺脫纖微指為大尤抉瑕擿釁掩其弘美所謂小辯破言小言破道者也升等又曰先帝不以左氏為經故不置博士後主所宜因襲臣愚以為若先帝所行而後主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於殷周公不當營洛邑陛下不當都山東也往者孝武皇帝好公羊衛太子好穀梁有詔詔太子受公羊不得受穀梁孝宣帝在人間

時聞衛太子好穀梁於是獨學之及即位為石渠論而穀梁氏興至今與公羊並存此先帝後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也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夫明者獨見不惑於朱紫聽者獨聞不謬於清濁故離朱不為巧眩移目師曠不為新聲易耳方今干戈少弭戎事略戢留思聖蓺眷顧儒雅採孔子拜下之義卒淵聖獨見之旨分明白黑建立左氏解釋先聖之積結洮汰學者之累惑使基業垂於萬世後進無復狐疑則天下

幸甚臣元愚鄙嘗傳師言如得以裼衣召見俯伏庭下誦孔氏之正道理丘明之宿冤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雖死之日生之年也書奏下其議范升復與元相辯難凡十餘上帝卒立左氏學太常選博士四人元為第一帝以元新忿爭乃用其次司隷從事李封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讙譁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封病卒左氏復廢陳元傳

肅宗立隆意儒術特好古文尚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

賈逵入講北宫白虎觀南宫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出左氏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曰臣謹擿出左氏三十事尤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綱紀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絶固以甚遠而寃抑積久莫肯分明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詁藏之秘書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

不先暴論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之孝哀皇帝重逆衆心故出歆為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遂為重讎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穀梁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令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強幹弱枝勸善戒惡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尚書歐陽復有大小夏侯今三傳

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黄帝而堯不得為火德左氏以為少昊代黄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陛下通天然之明建大聖之本改元正歷垂萬世則是以麟鳳百數嘉瑞雜遝猶朝夕恪勤遊情六藝研機綜微靡不審覈若復留意廢學以廣聖見庶幾無所遺失矣書奏帝嘉之賈逵傳

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詔曰蓋三代導人教學為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為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别名家孝宣皇帝以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顔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樊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令學者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

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於是下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議奏廣平王羨及名儒丁鴻樓望成封桓郁班固賈逵皆與焉鴻以才高論難最明諸儒稱善帝數嗟美焉時人歎曰殿中無雙丁孝公本紀及丁

和帝永元十一年帝因朝會召見諸儒使中大夫魯丕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黃香等相難數事帝善丕說罷朝特賜衣冠丕因上疏曰臣聞說經者傳先師之言非從己出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若規矩權衡之不可枉也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立其義浮華無用之言不陳於前故精思不勞而道術愈章法異者各令自說師法博覩其義無令芻蕘以言得罪幽遠獨有遺失也魯丕傳

靈帝建寧四年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于太

學門外詳見圖書類

論讖

光武避吏新野宛人李通以圖讖說光武曰劉氏復興李氏為輔紀

光武先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羣臣因復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為大萬里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

德為天子帝猶固辭羣下僉曰皇天大命不可稽留乃即皇帝位紀

中元二年初起靈臺明堂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紀

世祖方信讖多以決定嫌疑桓譚上疏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非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聖人所難言也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況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詿誤

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臣譚伏聞陛下窮折方士黃白之術甚為明矣而乃欲聽納讖記又何誤也其事雖有時合譬猶卜數隻偶之類陛下宜垂明聽發聖意屏羣小之曲說述五經之正義略靁同之俗語詳通人之雅謀帝省奏不悦其後有詔書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桓譚傳

帝以尹敏博通經記令校圖讖使蠲去崔發所為王莽著錄次比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敏因其闕文增之曰君無口為漢輔帝見而恠之召敏問其故敏對曰臣見前人增損圖書敢不自量竊幸萬一帝深非之雖竟不罪而亦以此沈滯儒林傳

朱浮為太僕與講圖讖傳

帝嘗問鄭興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興對曰臣

不為讖帝怒曰卿之不為讖非之耶興惶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鄭興傳

賈逵曰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寫其傳詁藏之秘書賈逵傳臣天麟按張衡云逵嘗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及考逵論左氏乃專引其合圖讖以為證范氏謂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蓋謂此也

肅宗即位有司言孝明皇帝聰明淵塞著在圖讖河圖曰圖出代九天開明受用嗣興十代以光又括地象曰十代禮樂文雅並出謂明帝也

初光武善讖及顯宗肅宗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妖言張衡以圖緯虛妄非聖人之法乃上疏曰臣聞聖人明審律歷以定吉凶重之以卜筮雜之以九宮經天驗道本盡於此或觀星辰逆順寒燠所由或察龜策之占巫覡之言其所因者非一術也立言於前有證於後故智者貴焉謂之讖書讖書始出蓋知之者寡自漢取秦用兵力戰功成業遂可謂大事當此之時莫或稱讖若夏侯勝眭孟之徒以道術立名

其所述著無讖一言劉向父子領校秘書閲定九流亦無讖録成哀之後乃始聞之尚書堯使鯀理洪水九載績用不成鯀則殛死禹乃嗣興而春秋讖云共工理水凡讖皆云黄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為蚩尤敗然後堯受命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輸班與墨翟事見戰國非春秋時也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於漢世其名三輔諸陵世數可知至於圖中訖于成帝一卷之書互異數事聖人之言埶無若是殆必虚僞之徒以要世取資往

者侍中賈逵摘讖互異三十餘事諸言讖者皆不能說至於王莽簒位漢世大禍八十篇何為不戒則知圖讖成於哀平之際也且河洛六蓺篇録已定後人皮傅無所容簒永元中清河宋景遂以歴紀推言水災而偽稱洞視玉版或者至於棄家業入山林後皆無效而復采前世成事以為證驗至於永建復統則不能知此皆欺世罔俗以昧埶位情偽較然莫之糾禁且律歴卦候九宮風角數有徵效世莫肯學而競稱不占之書譬猶畫

工惡圖犬馬而好作鬼魅誠以實事難形而虛偽不窮也宜收藏圖讖一禁絶之則朱紫無所眩典籍無瑕玷矣張衡傳

自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尤信讖言士之趨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故王梁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議慷慨以為宜見藏擯方術序

臣天麟竊謂聖人之道如桑麻穀粟饑必食寒必衣不可外此而他求也自古楊墨申韓之流均為異端然幸有聖賢者出抵排攘斥而後人心正邪說息天下後世知其害道而不溺焉若夫讖緯之學託於六經以文其私說雜之以圖記證之以占驗始自哀平盛於建武上意所好下爭趨之由是東京之士波流風靡雖賈逵曹褒之倫亦且溺其習而不自覺獨桓譚尹敏張衡數君子奏議慷慨以為宜見藏擯嗚呼

若數子者可謂障百川而東之回狂瀾於既倒者歟

論浮屠

袁宏漢紀曰浮屠佛也西域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也其教以修善慈心為主不殺生專務清静其精者為沙門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于無為也又以為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善惡皆有報應故貴行善修道以練精神以至無生而得為佛也佛長一丈六尺黄金色項中佩日月光變

化無方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羣生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於是遣使天竺問其道得其書及沙門以來於是中國始傳其形像而王公貴人獨楚王英最先好之楚王傳注

永平八年詔令天下死罪皆入縑贖楚王英奉黄縑白紈詣國相曰託在蕃輔過惡累積歡喜天恩奉送縑帛以贖罪慼國相以聞報曰楚王誦黄老之微言尚浮屠

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因以班示諸國中傳楚王傳

桓帝設華蓋以祠浮屠老子本紀論

延熹中襄楷上書言聞宮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貴尚無為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嗜慾不去殺罰過理既乖其道豈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

乃能成道今陛下婬女艷婦極天下之麗甘肥飲美殫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襄楷傳）

陶謙同郡人笮融聚衆數百往依於謙大起浮屠寺上累金盤下為重樓又堂閣周回可容三千許人作黄金塗像衣以錦綵每浴佛輒多設飲飯布席於路其有就食及觀者且萬餘人（陶謙傳）

范氏論曰西域風土之載前古未之聞也張騫懐致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至於

佛道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言張騫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班勇雖列其奉浮屠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所傳述余聞之其國則殷乎中土玉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迹詭怪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外而騫超無聞者豈其道閉往運數開叔葉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英始盛齋戒之祀桓帝又修華蓋之飾將微意未譯而但神明之邪詳其清心釋累之訓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

流也且好仁惡殺蠲敝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鄒衍談天之辯莊周蝸角之論尚未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疑說則大道通矣西域傳論

東漢會要卷十三